逸民傳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逸民傳

皇甫涍撰
劉鳳補遺

本館據夷門廣牘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逸民傳目錄

卷之一

晉

孫登　夏統　朱沖
瞿硎先生　董京　陶淡
董養　董景道　郭文
石垣　翟湯　譙秀
索襲　郭翻　邴郁
玄晏先生　戴逵　龔玄之

孟陋　虞喜　氾毓
劉麟之　魯褒　許邁
公孫永　范宣　劉兆
徐苗　孫晷　伍朝
韓績　龔壯　范喬
張忠

宋

漁父　翟法賜　郢野老
宗炳　關康之　孔淳之

朱百年　劉凝之　樓惠明
沈道虔　辛普明　郭希林
龔祈
卷之二
齊
宗測　蔡謫仙　徐伯珍
趙僧巖　孔祐　沈麟士
杜京產　臧榮緒　褚伯玉
庾易　明僧紹

梁
阮孝緒　鄧郁　范元琰
沈覬　庾詵　何點
劉訏　庾承先　諸葛璩
魏
鄭脩　睦仲　李謐
隋
徐則　張文詡
唐

朱桃稚　仲長子光　李元愷
終南山隱者　孫思邈
秦系　衛大經　司馬承禎
崔覲　盧鴻　田遊巖
王希夷　陸羽
五代
騎牛者　張荐明
宋
松江漁翁　杜生　南安翁

蘇雲卿　順昌山人　郭暴氏
箕叟　魏野　李濱
戚同文　章登　楊璞
林逋

逸民傳目錄終

逸民傳卷之一

少玄山人皇甫涍撰
羅陽山人劉鳳補遺
金陵荆山書林梓行

晉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土窟中夏則編草爲巢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及出大哭時

往來人間或設衣食即弗受辭玄嘗有人見之宜陽山不似常人因與語不應文帝聞而異之使阮籍見之與語亦不應籍曰故是向人耳尋求之不知所在後乃知其姓名稽康從之游三年問所圖終不荅康每欲息將別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天以子之才性然而識寡其

能免乎後康遭非命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令愧孫登後不知所終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事兄弟每采相求食皇行夜歸或至海濱拘鹽蜿以資養雅善論談宗族勸之仕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柰何甘辛苦于山林畢性命于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愷評

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耕耦沮溺豈有辱身曲意于郡邑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市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辟塞也言者大慚統自此不與宗族相見也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大尉顧賈先見之惟而問之統初不應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因爲水戲乃操施正櫓折旋中

流初作鰡鶴躍後作鯆鱘引飛鷁首撮獸尾奮長稍而船直逝者三風波振駭雲霧杳冥儀而白魚跳入船者八九觀者悚懼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俯首而不答統又爲歌土曲大禹慕歌曹嫁河女之意伍員小海唱以足叩舷引聲嗟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舍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克耀以文武鹵薄覲其來觀幢幡鼓樂妓女錦

綉花翠照耀耳目繞舡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欲曰此吳兒是木人心也統歸不知所終

朱沖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少有至行閒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畊藝爲事鄰人先犢誤以沖犢歸後得犢大漸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飼牛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尋又詔爲右庶子皆稱疾不

庭沖每聞徵書至即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帝之流沖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沖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虫猛獸皆不爲害以壽於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爲名桓溫嘗造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

銘贊竟卒于山中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在洛陽隱居白社時被髮行吟于市乞殘絮敗縕結以自覆號百結衣或與好帛輒不受或排辱不與亦無怒色時孫楚數就社中載與俱歸又貽書勸其仕進京荅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子五常汨便便君子願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

以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飧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罾擾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于靈緼袍不令能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紓幕而不彼害鳷集遠巢咸以欲死跨彼梁魚逡巡倒尾吟沈不決忽焉先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悞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羣願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

靜以圖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其寢處遺一石竹子及詩二篇詩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蒞蒞大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誰知其實遊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陶淡

陶淡字處靜廬江人侃之孫也幼好導養之術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

淡終日端拱曾不幽 問頗好瀆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逃羅縣山中終身不返

董養

董養字重道陳留浚儀人秦始初到洛不干祿求榮時楊后廢養因遊太學升堂欲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欲曰

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二鵝蒼者胡家白者國家家象也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不知所終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博學精究經旨未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洛山衣木葉食柎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虫猛獸皆繞其旁是以劉氏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因

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以壽終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不娶辭家遍游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苫霞其上居之時猛獸爲暴文獨宿十餘年卒無害常著鹿裘葛巾不欣酒食內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

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嘗有猛獸張口而文文視知橫骨所若以手探去之明旦獸致一鹿于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無倦色頃颺葛洪共造之贈以常衣文不納颺密置衣室中後至毀爛竟不服用王導遣人迎之文不就舩車荷擔徒行旣至導居文西園朝士咸往觀文頹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門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而來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

問曰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鳥獸所食願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德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道衆賓共集綠竹並奏試使呼之文蹬脚不轉蹉躡華堂如行林野居導園

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區歸臨安廬于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蘇峻反破辟杭而臨安獨全人以爲神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以疾終

石坦

石坦字弘孫自云如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産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叔或有遺以衣服受而施人人不喪塋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之又

能暗中取物如畫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翟湯　子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饋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問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成帝康帝皆徵之湯固辭不起年七十三卒于家子莊字祖休篤守父操不交人物惟弋以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皆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至

一何哉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蓽門歠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莊子矯矯子法賜皆樂遜遁世有隱行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周之孫也少而靜默不交于世知天下將亂豫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李氏據蜀

有巴西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不庭常冠皮弁服弊衣躬耕山藪桓温滅蜀薦于朝以秀年老道遠故不徵勑所在四時存問後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秀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筆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精于陰陽著天文

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長欲涕泣或請問不言陰澹爲敦煌太守奇而造焉經日忘返出而欲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卒時年七十九澹素孤會葬曰世人之所有餘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悅者五味音也先生棄家人之所收收家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于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焉

乃止　居先生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舉賢良家于臨川漁獵自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暫業之稻將熟有認之者坐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途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里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欲貴焉與翟湯俱爲庾

亮所荐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墓庾翼躬造翻欲强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强逼翼又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屢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陰刀干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敢固辭翻曰爾尚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復沈没取之翻重逾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

郝郁

郝郁字弘文城陽人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勑身謹潔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與高密劉鮪及韓績並有高名鮪字長魚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三人及翟湯等例於博士徵郁辭以疾鮪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皆以壽終

玄晏先生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餘始從鄉人席坦受書帶經而農勤力不怠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嘗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時人謂之書淫沈靜寡欲有高尚之志自號玄晏先生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勢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景元初相國晉王辟謐等三十人七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畢至

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獨謚以疾辭不及國寵其後鄉親責之謚遂著釋勸論以通志其略曰進者身之榮也退者欲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又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記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元元柔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

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又曰若乃聖制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恨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能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甄法也是以見幾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

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召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遁寓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跡于西隣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感樂尼父黔婁定謚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遺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

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心所安也前後徵辟敦勸九十餘次皆辭以疾竟不仕子方回亦克遵父志卒時年六十九在太

康三年嘗爲篤終之說俞其子曰人之死也精魂形散魂無不之故柔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又曰今之爲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柔絶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遠蓐褥裹尸麻約二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

五尺廣六尺坑訖舉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蒢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魄爽與元氣合靈真萬愛之至也其著論如此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鼓

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髢屑所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剡縣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著論譏之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辟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

有別館在虎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遯不反上疏曰逵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或時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帝許之逵後還剡後珣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復不至以病卒子勃有父風義熙初徵命不起

讓玄之

韙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好學潛默安于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譙國戴逵武陵韙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于懷抱哉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尋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嘉之弟也少而貞立清操

絕倫布衣疏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嘗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或謂桓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命非敢爲高也陋博學長于三禮註論語行于世以壽終

虞喜

虞喜字仲寧餘姚人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賀循雖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上徵不就及咸和永和間又京徵薦竟不仕年七十六卒

氾毓

氾毓字稚春濟北人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

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召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畜門人清靜自守年七十一卒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脩儀表人莫之知嘗采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澗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者問徑得還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麟之至更索之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

冲聞其名請爲長史固辭不受其家在官道之側麟之餉給資旅一無所惜鄉人死無所歸輒身爲營棺殯後以壽終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不仕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以刺之莫知所終

許邁

許邁字叔玄句容人家世仕族而邁少恬靜不

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爲之筮遇泰上六爻發璞謂曰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以親故未忍遐逝擇餘杭懸霤山去茅山爲近于是結廬居焉而往來茅領間放絶世務以尋仙館惟朔望一歸定省而已及親終遂棄家徧遊名山茹芝斷穀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皝徵至業及見皝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歲餘陽皝枉送之乎郭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客人問痛耶荅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

致毀傷不可處耳少尚隱遯加以好學遂博綜經籍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一時顯者欲爲改築居室或遺以厚饋皆固辭之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講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辨有若齊魯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

年竟不仕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義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否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博露車載尸葦蓆尾器而已

孫賢

孫賢字文度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

雖庑家豐厚而晏常布衣疏食躬親龍畝吟咏不廢欣然自得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晏見而避之既而自刈送之鄉人感愧不敢復犯司空何充司徒蔡謨辟之及公車特徵咸不就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少有雅操閒居樂道不脩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尚書郎胡濟奏曰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

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奬風尚朝竟不就卒于家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疏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士並宗敬焉王導辟以爲椽不就咸康末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于家

龔壯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

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戍漢中與特孫期有隙壯因說曰節下若能幷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壽遂率衆討期果克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揩不仕賂遺一無所受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假壽殺期私佻以雪數說壽使歸朝以明臣節壽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攷經典彈思文章而已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弱冠受業于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見之深相器重劉彥秋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精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不能喬安貧樂道行身不穢其父粲因齊王芳廢遷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後遂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元康中詔求寒素時多荐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皆不就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

不聞邑人愧而歸之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卒時年七十八

張忠

張忠字臣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泰山冬則縕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爲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脩導養之法以至道虛無爲宗鑿地爲窟以居弟子皆效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符堅徵至長安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

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行達華山欲曰我東嶽道士沒于西嶽命也奈何及關遂卒

宋

漁父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尋陽太守孫緬一日出遊江渚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清澹垂綸長嘯緬心異之因爲取魚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蓋惟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

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麟之士靡然向風子何不贊緝熙之美而自晦若是也曰僕山海枉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籧籧湖水悠悠相忘爲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歌竟悠然鼓棹而去

翟法賜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法賜少守家業立屋廬山喪親不後復還

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爲衣後家人至石室求之因復遠徒逃避徵聘遁跡幽深卒于巖石間

郢野老

郢野老不知何許人宋衡陽王義季嘗大蒐于郢有野老苦而耕左右斥之老人對曰昔楚子盤遊見譏于令尹今陽和播種之始非勸農之意也義季止馬曰此賢人也賜之食老人曰不奪農時則一時皆受王賜也飯不敢當問其名

氏不告而玄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宋武帝辟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守南平逼與俱還乃于江陵江湖立宅閒居無事武帝又累召之處以顯職後受禪及元嘉中皆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後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

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欲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睹惟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爲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其孫測從弟或之皆隱遯終身

關康之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特進顏延之及一時諸名士嘗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巾帔席松葉枕白石而卧了不相聞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後徵辟一無所就棄絶人事守志閒居

惟精深經學點定左氏傳及所撰禮論齊高帝甚愛重之臨崩遺詔以入玄宮也帕音帕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會人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後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教弘等共爲人外之游教弘以女適其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惎之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

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居惟床上有書數帙元嘉初復徵之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少有高情親之服闋携妻

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藥爲業以樵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復如此人稍恠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之而去或遇寒雪不可售無以自資卽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與同縣孔覬友善性皆嗜酒相對輒酣飲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毋以冬月卒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寒時就覬宿衣悉袷衣飲酒醉眠覬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

具玄體謂覬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覬亦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頵峻爲東陽州發教餉以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峻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于山中會稽守蔡興宗餉其妻米百斛其妻遣婢詣郡門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慕老萊子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于野

外非其力不食辟召一無所就娶郭氏梁州刺史銓女也遣送豐麗悉散之屬親共安儉苦夫婦嘗共乘蒲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首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荅書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曰荅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

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其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絶人跡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樓惠明

樓惠明字智遠東陽人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皆避之藏名匿人跡莫之知宋

明帝齊高帝皆召不赴文惠太子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徑達臨安衆不知所以旬日之間唐寓之妖賊破郡惟臨安獨全

沈道虔

沈道虔武康人隱居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所得贈遺悉以供其衣食宋文帝聞之遣使存門賜錢三萬米三百斛及以給其嫁娶之資道虔京世事佛兼好老易嘗有人竊其園菜及還見之乃自逃匿待竊者去乃出以裙

拾自資同捐者或爭穢道虔悉以所得與之郡州府凡十三命及徵員外散騎侍郎皆不就子慧鋒亦修父業

辛普明

辛普明字文達河南人少就關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士子高其行悉以金賻之後至者不復受日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耶齊豫章王嶷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賻音付）

郭希林

郭希林武昌人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龔祈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欲曰此荆楚之仙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

逸民傳卷之一　終

逸民傳卷之二

少玄山人皇甫涍撰
羅陽山人劉鳳補遺
金陵荆山書林梓行

齊

宗測

宗測字敬微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爲參軍測荅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

山木復嶷復請之測荅曰性同麟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枉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建武中又累徵不起測欲游名山乃寫其祖所畫尚子平圖于壁上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一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遺贈遺測曰少有枉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

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嚮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不告而來奄至所往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後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求業寺絕賓友惟與同志庾易劉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而已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于行障上坐卧對之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玄晏先生高士傳三卷尚之自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蚪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及武帝和帝時並徵不就壽終蚪音仇

蔡謫仙

永明間鍾山有隱者姓蔡養馴鼠千頭解其意旨言語狂易時人呼爲謫仙後不知所終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獨伯珍累床而坐誦讀不輟太守王曇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而退如此者凡十二焉蚤喪妻不復更娶自比曾參宅

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櫧栢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後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儀尒而滅白雀一雙栖其石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刺史豫章王又辟議曹從事不就兄弟四人向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

趙僧巖

趙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

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至夜而亡

孔祜

孔祜山陰人至行通神隱于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尨石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祜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子道徽少高厲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

身不窺都邑齊豫章王辟爲西曹書佐不至道徽兄子摠亦有操行 礫音歷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武康人居貧織簾誦書不輟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涕而還或怪而問之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嘗謂其子曰山藪故多奇士若雲禎黃叔度之流

也豈可澄清淆濁邪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或勸之士荅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嚣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絶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後隱居餘不吳差山時爲之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所居成市征如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欲以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餙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走雖不敏清附高

節有踰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黥劓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沈約並表荐徵之梁天監元年又與何點同徵皆不就麟士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愔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再日而食守操終老年八十五卒於家

杜京產

杜京產字景齊錢塘人少恬靜不樂榮宦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不就永明十年名臣多表荐京產徵爲奉朝請不至于會稽日門山聚徒教

授建武初又徵員外散騎侍郎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遂以疾辭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後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爲主簿不就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試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

闢康之俱隱京口世號爲二隱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錢塘人少有隱操寡嗜欲父爲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矣抗高木食有年矣自非折節下賢何以

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于茲而三焉夫邽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棹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此子索然惟朋松石分于孤峰絶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齊高帝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固

辭不欲違其志勑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

庾易

庾易字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初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建武中又徵竟不就

明僧紹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高人由宋元嘉以迄昇明中累徵辟不就弟慶符嘗爲青州僧紹以乏食隨之鬱州住舍榆山栖雲精舍欣翫水石竟不一入州城齊建元元年詔徵正員外郎又以疾辭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亦堯之外臣朕雖不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箭籜冠後僧紹嘗侯釋僧遠定林寺太祖欲就見之僧遠問之曰天子若來柰何對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遁苦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初

又再召竟不肯見 高士曰華

梁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性沉靜雖與兒童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既冠其父誠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迹松子于瀛海追許由于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戸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

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問其筯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會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孝緒竟獲免所居以一鹿床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不敢望而欲曰其室雖迹其人甚遠一時名公屢表薦之後與吳郡范元琰同徵俱不起陳郡袁峻嘗詣之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令駕欲就之將孝

緒鑿垣而遁卒不肯見嘗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未列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年五十八卒謚曰文貞處士

鄧郁

鄧郁荆州建平人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年惟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一日魏夫人忽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

屬色艷桃李質勝瓊瑤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尋當相侯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郁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惟聞香氣徃屬音主屬

范元琰音演

范元琰字伯珪錢塘人隱居不仕嘗有人涉溝盜其筍者元琰伐木爲槁以度之盜者大慚鄉人化之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

莫不改容正色齊建武及梁天監中皆被辟召不赴年七十卒于家

沈覬

沈覬字處默吳興武康人幼清淨有至行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覬不至其門勃就見覬送迎不越于閾勃欲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儀徵爲南郡王左常侍不就永明建武永元中又三徵俱不赴覬素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與家

人幷日而食或有饋以粱肉者閉門不受惟以樵採自資梁天監四年卒

庾詵

庾詵字詹寶新野人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疏食弊衣不修產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我百五十詵嘿然不言恣其所足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不出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又

稱疾辭晚年尤精釋教年七十八卒謚貞節處士

何點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容貌方雅傳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烟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蹔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宋太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

玄竟陵王子良問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以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鐺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游宴樂不隔也梁高祖與點有舊及踐祚詔起之點以巾褐入見竟不受職年六十八卒灊音尋

劉訏

劉訏字詹度平原人其兄甞爲之娶妻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敦召訏乃挂檄于樹而逃

庾承先

庾承先字子通潁州鄢陵人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涉于言喜慍不形于色人莫能窺也嘗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又居五臺山鄱陽忠烈王欽其風尚要與游處承先爲講老子深發玄義得所未聞卒于山中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玟瑯琊陽都人幼師事關康之及臧榮緒博涉經史齊辟從事梁舉秀才並不就

卒于家

魏

鄭脩

鄭脩北海人隱于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一見尋還山舍後不知所終

眭牟 眭音爲

眭牟趙郡高邑人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與崔

浩友善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後浩以詔書授于李懷李曰桃簡已爲司徒何足以勞國士也吾便于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李竟逃歸或謂李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乘愉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李謐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嘗徵著作郎佐及州再舉

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年三十二卒博士孔璠奏謚貞靜處士

隋

徐則

徐則東海剡人嘗欲曰名者實之賓也吾其爲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中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憩于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五十餘年所資惟松栢水而

已年八十二卒 剡音淹

張文詡 音許

張文詡河東人嘗遊太學一時名士莫不宗仰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其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爲仁壽末學廢文詡棄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贍輒辭不受每閒居無事從容長欲曰老再再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凡皆有處

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年四十卒于家

唐

朱桃稚

朱桃稚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幀麂靴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巖栖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齎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

與之語不荅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輒走林草自匿瞪音根

仲長子光

仲長子光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績嘗從之游子光瘖未嘗交語惟與對酌甚歡而已後不知所終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

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荅洛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驅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年八十餘卒璟音景洛音名

終南山隱者

終南山隱者不知何許人也長慶間有巖士則者性好真道一日採藥終南誤迷于巖嶂之間所賫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忽見茅屋數間遥出松林之下烟　四合繞通小徑士則連叩

其門竟無出者窺其籬牖內有一人于石榻偃臥因推戶直造其前隱者方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于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曰天子嗣位幾年吾自安史犯闕居此也遂于梁棟間啓紙囊其中有百餘顆如蠶豆狀取錛拾薪汲泉煮之良久盛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湯則取錛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極豐飫乃告以歸路言士則位壽履歷後皆驗云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隱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瞻帝欲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練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思邈于陰陽推步醫藥靡不精善慮照隣師事之嘗語之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

欲大詩曰斜斜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疾方之謂也知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照隣又問養性之道要荅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慎以畏爲本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已者不制於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於近者不侮于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年百餘歲卒

秦系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亭號其山爲高士峯

衛大經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就謁辭不見大經遂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志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後辭去遍遊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

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荅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氣于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于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年八十九卒謚貞一先生

崔覲

崔覲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

子乃以田宅資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咏相視爲娛節度使鄭餘慶辟爲參謀敦趣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後文宗以左補闕王直方荐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盧鴻

盧鴻字顯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從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不至五年下詔敦諭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

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敢以忠信見帝召叔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後卒于其中

田遊巖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其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入疾箕山居許由祠傍自號曰田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

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閭游岩野服出拜儀止謹撲帝令左右扶止謂田先生比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勑游岩赴都欲處顯職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人隱于嵩山師黃願學養生四十年願卒更居兗州徂徠善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葉强刺史盧齊卿就

謁問政荅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巡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年九十餘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

陸羽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水諸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

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令接輿也詔拜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羽嗜茶嘗著茶經三篇貞元末卒

五代

騎牛者

騎牛者在婺州山中古貌巾褐手執鞭光樂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烟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時有僧入仙見之揖之不

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張荐明

張荐明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安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又曰一者萬事之本也能守一可以治天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宋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餅歌自得紹聖中閭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猷喧煩處閒曠遯跡于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澡

身潛德如此今聖明在上曷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栖隱岩穴追園綺之縱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舍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

杜生者潁昌陽翟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縣去三十餘里有屋二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爲籬門生不出籬門者三十餘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人頗灑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爲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由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棄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爲不出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生曰昔居縣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

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邊居之惟與人擇日賣藥以具飯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業者多念已食阮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履室

然中栩然一榻而生氣韻閒曠言辭精簡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純質未嘗妄言嬉游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也軫嗟欲留連久之乃去

南安翁

南安翁者漳州人陳元忠客居南海曰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曰莫投宿野人家茆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人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

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既而二子歸捨鋤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後其子以鬻果先稅爲關吏所拘郡守釋之翌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行隣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敬愛之稱曰蘇

翁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善于藝植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疏滋欝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欲者先期輸直夜則織屨堅韌過于革舄人爭貿之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

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乃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

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恐未便了得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置几上雲卿欲息若自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戶闃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其所往帥漕復命沒撫几欲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傅霖亍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余罪

昌鍼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靖康末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惟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邪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有幾何年矣

郭曩氏

郭曩氏者史稱其爲蜀之隱君子也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邃于象數涪陵人樵定字天授嘗從之學易後亦棲遁于青城蜀人指其地曰樵巖

篾叟

篾叟者不知其姓名史稱其爲蜀之隱君子也初程顧之父守廣漢顧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

詰而箕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舉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漫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于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之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于郫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得何從也

魏野

魏野字仲宣先陝州陝人世爲農毋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兎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

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袁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游嘯咏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謁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署賓次戒閽吏野至即報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巾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荐遣陝令王希招之野自陳本性不願登仕年六十卒

李瀆

李瀆字長源河中人淳澹好古博覽經史杜門不仕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以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遇之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瀆皆不荅所乘馬嘗爲宗人借甥于廛間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卽齎之其惡嚚如此真宗祀汾陰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操請加扶采陳堯夫後薦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因自陳世本儒

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荅曰扶羸養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年六十三卒

戚同文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幼從邑人楊慤授禮記讀書累年不解帶慤嘗勉之仕對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性好施予未嘗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焉用此爲鄉里

有不循孝弟者同文必論以善道遠近推服之年七十三卒揚徽之云陶隱君號堅白先生今同文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

章登

章登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蓍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守多以逸民荐之及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

退處士後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一不以撓其心形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强力尚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太玄咎爲解述大旨再復攡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若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年七十六

卒

楊璞

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後與宛丘萬適歷城田誥俱以翰林學士韓侂之薦召至闕下璞自陳不願仕進遂放還作歸耕賦以見志年七十八卒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弗以爲念客遊江淮久之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畜兩鶴逋或汎小艇出遊有客至逋所則童子開籠縱鶴逋隨放棹而歸逋高逸倜儻多所學惟不能棊嘗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棊耳眞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後卒于仁宗朝賜謚和靖先生逋善爲詩既就稾輒棄之或謂何不存之以示後世曰吾晦迹林

墾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

周履靖

周履靖字逸之浙江嘉興人少廩去經生業專力爲古文詩詞廢著千金皮古今典籍編帙引流雜植梅竹讀書其中自號梅顚道人又號螺冠子所著書百卷手書篆隸章草晉魏行楷文休承王元美苧順甫劉子威尤爲莫逆龔曹劉車四郡侯皆顏其門曰高士云

卷之下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逸民傳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皇甫湜

補遺者 劉鳳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